

少女的声音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少女的声音

——外国叙事诗小集

莱蒙托夫等著

屠 岸等译

邹 荻 帆编选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高 莽
题头画像

少女的声音

莱蒙托夫等著

屠 岸等译

邹 荻 帆编选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5印张 18页

1931年6月第1版 193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书号10111·1310 定价0.74元

内 容 提 要

工人的葬仪、妓女的遭遇、罗兰的婚姻、强盗的爱情、英雄的业绩、童僧的命运……这众多的人物、纷繁的故事构成了本书丰富的题材和多样的主题。本书十八篇叙事诗，选自九个国家，是译者平素所喜爱的诗篇。既有取材于当时的生活实际的，也有取材于历史和民间传说的；表现手法或在叙事中抒情，或在抒情中叙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运用也各有所长，但都跳跃着诗人对他彼时彼地参与斗争的心。阅读这样的诗篇，思想上可以得到教益和启示，艺术上可以得到享受和借鉴。

关于《少女的声音》

邹 荻 帆

(一)

把这些外国叙事诗小集题作《少女的声音》，这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书名。因为辑成的这样一本外国叙事诗集，并非我和十来位译者博览海外古今叙事诗后，精心地选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叙事诗，那样就可以堂堂皇皇标之为“外国优秀叙事诗选集”。无疑地，至少，我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是，这些叙事诗我敢说都是我们这些译者平素所爱读的诗，因而把我们所爱的译出来献给大家共同欣赏。

正好，在莱蒙托夫的《童僧》（苏杭译）中，写到一个渴望自由的童僧，逃出清规戒律的寺院后，有这样几句关于境遇的描写：

我扬起畏惧的目光，
焦灼地屏住气息倾听：

一个格鲁吉亚少女的声音
越听越真切，仿佛就在耳边，
那声音是那样甜蜜、无拘无束，
那声音是那样天真烂漫，
仿佛只是出于一种习惯——
把亲爱的人儿的名字呼唤。

.....

那么，我们就信手拈来，用《少女的声音》，做为这一小集的书名。

这几句诗，我想也唱出了我们对诗歌的要求：那声音是“甜蜜”的。但是，不是涣散对生活追求的意志，不是无望的灰色的叹息，不是使精神思想麻痹的迷魂药。而是受难者的安慰与希望，战斗者的鼓舞，是“爱人以德”的那种更深刻博大的甜蜜。

那声音是“无拘无束”的。那是天籁，“仿佛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感情的自然流露，思想的自由表达，因而它不为旧形式所束缚，汹涌奔腾的河流跌落自九天时，创造了自己的路径，路是人走出来的。但是它必需是有思想感情，有波涛万顷。否则似乎是在创新，而实际流入了新的虚浮的形式主义。我们必须创新，诗的创新包括了语言、韵律、形式等等，特别是主题思想，我们提倡内容丰富、内容深刻的创新，反对束缚表达思想的陈腐的形式。但是让我们记住，要问一个：为什么？要问一个：对谁有利？生活在现实的社会，我们是不能离开现实，我们也应该是对社会负责任的。

我们既反对那种僵硬的口号：为政治服务。我们也不需要：为艺术而艺术。

那声音是“天真烂漫”的，那就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讲真话。这是诗人必须具有的品质。讲真话又是要有胆有识的。成语叫做：剑胆琴心。瞎子摸象后的感受，未必不是真话，为我们所不取。三岁儿童与虎谋皮以为戏，未必不是真心，为我们所不取。地主失去田产，还望着昔日的地产，手中的地契，泪涕淋漓，乃至发而为声，这都未必不是真心真话，但他是站在他的那个阶级。我们需要赤子的“天真烂漫”的真话。这是由于在过去的时期，或者是劈头劈脑的政治运动的影响；或者是某些文艺教条主义的祸害；或者是作者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善心的然而简单、肤浅的理解：以为新社会就该歌颂，乃至粉饰生活，而不揭露矛盾，不理解歌颂与暴露辩证的统一；或者是作者的品质，他本来不是海燕，而是企鹅。要它爱白浪腾腾、雷鸣电闪吗？不，避开吧，还是到处莺歌燕舞，丽日当空……

那么，我们的真话，要有胆有识。有胆是无产阶级的责任感，胸怀坦白，张志新就是诗人的榜样。有识，就应该是懂得社会历史，懂得前进的时代，懂得规律。难道当代我国诗人可以毫无知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吗？甚至不懂得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在进行着什么样的斗争吗！不要把诗写得跟十九世纪末的诗一样！我不是要求一切诗人都这么做，但我们对那些希望成为无负于我们时代的诗人，却愿意提出这样的要求。

咳，我的话题已经扯远了，还是谈谈对这一辑外国叙事

诗本身的一些感受吧。

(二)

这是十几首外国叙事诗。严格说来，诗都应该是抒情言志的，韵文的小说，韵文的戏剧等，已经发展得有了更适合、更先进的表达方式。但，这不能说叙事诗这一品种就该淘汰了。我想还不是这样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诗人们在接触实际生活后，他的抒情言志都有现实生活的轨迹，完全脱离生活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因而，有一部分叙事的色彩也更鲜明些，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同于小说、散文。

这个不同点，不在于是否押韵，是否分行，有一些押了韵的“叙事诗”，其实是枯燥的、陈腐的形象罗列，企图懒惰地用铿锵韵脚与分行逃避精心构思，掩饰没有血色的感情。实际上也是劣等的散文。叙事诗，请注意到这个“诗”字，它应该具有浓郁的抒情之笔，具有诗的浪漫色彩，具有诗的高度凝炼。它自有内在的韵律，而并不一定是死死追求韵脚铿锵。有时候枯干的押韵，还起到让读者昏昏欲睡的作用。当然，我决不反对押韵。从我个人的经验说，有时候写一篇不借重于形式，不借重于韵脚的诗，更要困难些。

这里说的是诗的叙事，也就是叙事诗。它必需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不，一切的诗，都应该有深厚的生活基础的。似乎有一种论调，认为写小说、戏剧需要生活，而诗则未必，抒情诗则更未必。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诗的境界跟诗人生活的宽广、深厚的生活境界是分不开的。

我们且以高尔德的《布拉多克城的古怪的葬仪》（屠岸译）为例。

是什么“古怪的葬仪”呢？原来诗人写的是炼钢厂工作的杠杆断裂，盛钢水的桶把熔浆倾倒在—个钢铁工人的身上。

现在，耶恩·克列柏克的骨、肉、神经、筋、脑子、
心脏，全被三吨钢紧抱在核心了，
三吨钢，同时紧抱住对于绿草、牛羊、李树、孩子
的笑，以及充满阳光的波希米亚村庄这些东西的
记忆。

炼钢厂的董事们就把一具伟大的钢棺和对丈夫的回
忆赠送给耶恩·克列柏克的遗孀，

.....

可以想到这是作者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里，极为敏感地汲取了这样富于“诗意”的题材，对这一生活场景的选择就具有了诗的引力。而在前面，诗人用抒情笔调写了这个工人是从农村来的，当他早晨去上工的时候，村路上的绿草、牛羊、李树、孩子的笑……何等迷惑着一个农民的心，也是诗人的心，而炼钢厂“吞食人和天空和土地，喷着火 的恶龙一样”，那个社会，资本家的炼钢厂和工人是何等对立，和先进诗人又是何等对立。如果诗人是离开那个社会的人民群众的，他怎能见到这样惊心动魄的“葬仪”，怎能深情地唱出这样一首哀歌，怎能唱出人民群众心底的“象断了杠杆的，恶魔般的盛钢桶一样愤怒”。

它表达的形式是自由的，它的抒情是从强烈的生活中爆裂出来的，它的叙事是那么颤动着诗人的情绪。

即便处理历史题材，也决非客观主义的为历史而写历史，它是历史主义地对待历史的，但文艺创作不同于纯粹的抄录史实，如果是那样，那为什么还要诗人去写它呢！它总该是抒写了诗人对某个史实的思想观点，正是这一史实强烈打动了诗人对现实的联想、感慨。诗人所以对史实深感兴趣的，为之慷慨悲歌，为之痛苦和欢乐的，最根本的还是现实的情思的寄托。

我把雨果的《波丽娜·罗兰》（金志平译）作为一个例证。雨果写了大量有关革命历史的诗，他曾被誉之为“法国革命的镜子”。诗人在写《历代传说集》时，意图是表现“人类一代又一代的发展，人从蒙昧社会升向理想”的过程。而写《波丽娜·罗兰》时，正是拿破仑第三称帝以后，诗人在被迫流亡期间写成了这首诗。他写的是一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女战士的形象，写了女战士的献身精神，她贫穷，而她牺牲自己帮助穷人。诗人写了那个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痛苦，女战士的坚强……而这些正是雨果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表达了自己对民主主义的信心。

而在那个社会，把她对穷人的关心当做“罪行”，于是“教会和秩序的维护者逮捕了她”，和小偷、杀人犯、娼妓关在一起，而他和她（她）们在一起，把心献给他们。当牢房的“痛苦摧残了她的生命，却增强了她的心灵。”

她神情严肃地一再说：“一个女人

在这种奴颜婢膝与胆小怕事的气氛中，
为正义和自由而牺牲是件好事。”

雨果所写的正是自己植根于那样社会生活中，自己心灵的写照呵！雨果在当时的生活感受中，决定了他选取这样一节革命史实来写成这篇富有强烈讽刺色彩、燃烧政治热情的叙事诗。

在这个小集中，有两篇比较长的叙事诗：《童僧》和舍甫琴柯的《卡杰丽娜》（乌兰汗译）。《童僧》据说是根据真人真事而写作的，写的是一个被沙皇的将军俘虏的孩子，因病而被遗弃在异乡寺院做童僧，他不习惯于寺院生活，思念家乡高加索，因而试图逃跑，在逃跑中因患重病又被送回到寺院。诗人在诗篇开始前引了《圣经》中一句话：“我实在吃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可以死了”。

这里强烈表达了诗人的主旨：对自由的渴望。而诗是在简单交代了这个幼小的俘虏的身世，与逃亡中病于荒野，给抬回后，以七百多行的孩子的自述，倾吐孩子“心中的积郁”，也控诉了沙皇镇压高加索山民战争的罪恶。只要读一读这样的句子：

为什么呢？……我是一片小树叶，
被雷电摧折，孤苦悲凄，
我在这阴森森的围墙里长大，
我的这颗心，虽说是个孩子，
可是命运却使我变成了僧侣。

没有一个人，我能叫一声爹或娘——
这声呼唤该是多么神圣、亲昵！

这多么富于抒情意味，写出孩子的内心世界，也写出现实的严酷。而后从孩子的口中，描述了他自由时所见到的高加索的令人神往的风物，家乡的溪流和燕子，用以控诉寺院四面的围墙什么都不能给予。当童僧在逃跑途中已经筋疲力尽、处于绝望境地时，诗人写着童僧听到了格鲁吉亚少女的声音……无疑地，这更是抒发童僧对生活、爱情的憧憬，而这些又以孩子的自述，诗句写道：

就让我心中那些时光的回忆
同我一起死去。

更烘托出童僧对自由的渴望，对现实的控诉。诗人还进一步以近百行的篇幅抒写了童僧在森林中与雪豹的搏斗，雪豹被打死了，童僧身上满是伤口。

然而，当时我却忘记了伤痛，
我重新鼓起最后的勇气，
向着密林深处缓缓地走去……

这里诗人从对于少女声音的迷惑到不畏雪豹的狰狞，以强烈的对比表达了童僧多么渴望自由生活，只要尝一口甘美的蜜，便立刻可以死去。译者引用了别林斯基的评语，说：“这

童僧拥有着多么热情的灵魂，多么强大的精神，多么雄伟的天性！这是我们诗人心爱的理想人物，这是他自己个性影子在诗歌中的反映。在童僧所说的全部话里面，洋溢着他自己的精神，用他自己的强大力量来使人震惊、折服”。

这位杰出的评论家早已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莱蒙托夫是个自由的渴望者、沙皇黑暗政治的诅咒者，他只活了二十七岁，而有两次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在《童僧》里面，不能不反映他生活与思想的经历，这正是“他自己个性影子在诗歌中的反映。”

《卡杰丽娜》写的是一个被沙皇的莫斯科军官少爷玩弄后给遗弃的少女的悲惨命运。她怀抱着孩子到处找孩子的爸爸，直至卡杰丽娜绝望地跳塘淹死，那位军官少爷陪着新太太乘着六匹马的豪华轿车，认出来了亲生的儿子伊瓦希，然而视若不见，扬长地挥鞭而去。

这位乌克兰诗人所写的并不是一般喜新厌旧的爱情故事，而是掺杂着民族的灾难，阶级的苦痛，诗人控诉了沙皇对乌克兰的压迫，反映了对俄罗斯地主阶级强烈的仇恨。诗人只活了四十七岁，半生是农奴生活，又有十几年来在流放中度过。诗里面卡杰丽娜对生活的追求与控诉，不能不是诗人的个性与生活经历的反映。他对诗中人物卡杰丽娜寄予了满腔同情，深情地流下了自己辛酸的眼泪，这里面泛滥着诗人命运坎坷中的唏嘘，泛滥着一个弱小民族的灾殃。

而这两位大诗人都以叙事体的形式，以被迫做童僧和被遗弃的乌克兰少女来表达了惊人的意志，使得这些诗篇雄辩有力地为自己的意愿申诉的，正是诗人有他们自己丰富的生

活感受，成为他们命运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那是充满感情的动人的诗。

集中最短的诗如贝兹鲁奇的《玛丽奇卡·马格冬诺娃》（蒋承俊译），桑德堡的《走了》（邹荻帆译）也都是写在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女人的命运，前者是矿工的女儿，爸爸老矿工受伤死了，妈妈给载煤车压死了，她作为大女儿要养活她的姐妹兄弟，而在那个社会，生活逼迫她跳下悬崖，这是无数劳动者的命运的一个写照。后者则是写资本主义社会小城的一个舞星歌女琪克·罗尼梅尔的出走，她走了，生活逼迫她出走了，同易卜生的娜拉出走有所不同，但是，她将到哪儿去呢？去干什么呢？没有回答，留给你去思索。

无疑的，这几位诗人有他们思想的局限，这跟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他们还只是对现实的批判，停留于旧现实主义，但是他们从生活的结晶中给予我们的诗篇，却成为好多面宝贵的镜子，让我们认识历史。如果没有生活的浓重的投影，没有思想感情的血色，没有艺术的构思，文学将留给我们什么呢！

（三）

在这小集里还收了布莱希特的三首诗（张黎译），正如他的很多“史诗剧”一样，取材于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尽管这些诗带有浓厚民间色彩，而且有古老的民歌格调，但是他决不是这些东西的奴隶，他是欧洲最不墨守陈规，最勇于创新的诗人和艺术家之一，而他是达到了创新与继承传统、寓言与写实等关系矛盾统一的。继承传统并没有束缚他的创造。

布莱希特创造了他的戏剧的“间情法”，他的诗也是如此。我想引用卞之琳同志关于布氏的“间情法”的阐释，以代替我的罗嗦吧。卞氏说：

“从他的创作实践看来，主要无非是要把戏剧写得‘又象又不象’真实生活，让观众对于剧情能入也能出，动感情而无碍于保持清醒头脑，不是把思想感情全部交给了舞台的任意摆布而是使思想通过舞台的启发而自己经历一番矛盾斗争的变化（即观众或读者从之而思索——引者）。他在戏剧创作里爱用寓言体和历史题材，他在舞台艺术里主张他所谓的‘间情法’，用意也无非如此。”

这里介绍的他的三首短叙事诗也是如此。《妓女艾弗琳·茹的传说》，《护林人和伯爵夫人的故事》和《老子流亡途中著〈道德经〉的传说》。不用解释，诗人在标题上就已经注明是“传说”和“故事”了。但你读过之后，总是要让你思索一下的，并不是开门见山的一览无余，也不是用滔滔的感情洪流，让你淹没在诗人的情怀里，而是让你读过后再清醒地想一想这生活的哲理，这寓言的深意。但是决不是引你进入五里雾中，越走越似“鬼打墙”，“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诗人布莱希特的创作方法，是为他对生活和社会的见识而服务的，是执着于他的观点而宣传他的观点的，但是，他并不是强加于人。

且读《妓女艾弗琳·茹的传说》这首诗，诗人写的是一个穷少女对于耶稣基督的虔诚。她去找船长，让他带她到圣主的故乡，而船主和船员在船上玩弄够了她，她受不了那蹂躏

而自杀死亡。后面诗人以几行诗写道：

她在春天里升入天堂，
圣彼得砰的一声关上门户，
“上帝跟我说：我不想
会见妓女艾弗琳·茹。”

当她走进地府，
地府大门上了门。
魔鬼喊道：“虔诚的艾弗琳·茹，
我不愿意跟她会面。”

上天入地狱都不行，怎么办呢？诗人写着他看见“她冒着风雨，穿过苍穹，无休止地浪游。”那么，读者思索一下，对宗教、圣主的虔诚，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穷少女会有什么结果，连圣彼得都不让她进天堂，因为她有罪，连魔鬼都不让她进地狱，魔鬼不需要“虔诚”。这后几行诗，似乎是脱离人间的，而又多么深刻，辛辣地鞭挞了人间，发人深省。

《护林人和伯爵夫人的故事》比较简单，伯爵夫人见了护林人，想爱他，护林人却害怕得逃跑了。诗人引了一个寓言做结束：

有一次母狐狸爱上了大公鸡，
“宝贝啊，你可是爱我？”
良宵过去，接着便是清晨到来

清晨到来，清晨到来：
它那一身羽毛在树丛里散落。

这就是护林人所以逃跑的原因，阶级的差别，决定了贵妇人对爱情的玩弄，如护林人说的：“您的胸脯白净，可那斧头冰冷”，那么，这富有寓言意味的诗，也决不是让你遁离人世的矛盾的。

让我们再读一读《老子流亡途中著〈道德经〉的传说》。也许这是一篇要我们思索一下才懂的诗。一开始，诗人写道：“由于善良在国内复又衰落，邪恶再次气焰熊熊。”于是老子蹬上鞋子要出关。关吏挡住了去路，问“有无珍宝上税？”牵牛的少年说他是教书的，没有可上税的。关吏又凑趣似地问道：“他弄清了什么道理？”

少年说：“流动的软水
天长日久亦能降服巨石。
你明白，失败的是那坚硬的东西。”

老子走了一段路又给关吏叫回，因为关吏对“谁降服谁”也感兴趣。喝令道：

“给我写下！口述给这少年！
这东西可不该随身带走。”

可“胜利者（关吏）跟他（老子）没有私交”，只好停下来整